

青
風
刃
日
子

乐建中 著

酈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有
風
輕
暖
子

乐建中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风的日子 / 乐建中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6.12

(浙东作家文丛·诗歌散文卷 / 李浙杭主编)

ISBN 7-80743-038-9

I . 有... II . 乐...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0177 号

浙东作家文丛(诗歌散文卷)·有风的日子

作 者 乐建中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578 千(本册字数 166 千)

印 张 135.5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743-038-9/I·5

定 价 208.00 元(全十册)



乐建中

宁波市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宁波市作家协会散文创委会副主任

宁波晚报副刊专刊部编辑

著有杂文集《哲理消闲》(1998年)

我走过的忧郁的历程

投递生命的信使

乐建中

浙东作家文丛（诗歌散文卷）
丛书主编：李浙杭

乐建中：《有风的日子》

浦子：《踏遍苔苔》

徐群飞：《乡村抒情诗》

俞强：《杭州湾，大滩涂》

郑勇：《灿然一灯》

成风：《成风诗选》

戴中平：《船眼》

商略：《南方书简》

韩高琦：《太阳鼠》

邱贝贝：《未名湖是个海洋》

目 录

第一辑 绿野柳笛

-
- 从滇滩上捡来的一块石头 / 003
 - 与草有关的随想 / 007
 - 心灵的风景 / 009
 - 在乡村看日出 / 011
 - 在温泉爬山 / 013
 - 秋游亭下湖 / 015
 - 九寨沟 / 017
 - 黄山印象 / 019
 - 春天的气息 / 021
 - 对夏天不完整的描述 / 022
 - 我想从崖上走过 / 025
 - 月华千秋 / 027
 - 冬天，会营造吗 / 029
 - 城市草坪上有几棵老树 / 031
 - 城市家园 / 035
 - 眺望 / 038
 - 绿叶上的露珠 / 040
 - 风的遐想 / 042
 - 有风的日子 / 044
 - 蔚蓝 / 046

目
录



第二辑 城市萨克斯

-
- 人在网上/051
后悔什么/053
观棋不语/055
有一个动词叫做“等待”/057
闲聊无聊/059
饭 局/061
闲话胖瘦/064
走近高尔夫球场/066
钥 匙/068
音 乐/070
窗 户/072
爱情，别轻信玫瑰/074
民工的爱情/076
读征婚启事/079
男人的手帕/081
睡懒觉/082
撒谎之累/084
带不带雨衣/085
平淡的生活/087
男女之间/089

第三辑 远远的古梦

-
- 夕阳山外山 / 095
千年悠悠保国寺 / 099
张侯传奇 / 102
历史·文化·名城 / 106
感悟天空 / 108
宁波闲话 / 110
诗意图钱湖 / 112
姚江溯源 / 114
鼓 楼 / 117
宁波山名拾趣 / 120
大丈夫杂说 / 122
话说荷花 / 125
意味深长的水 / 127
飘忽不定的云 / 129
快乐的和不快乐的鱼 / 131
一行白鹭上青天 / 134
六百多年前的“戏说” / 137
戏说老虎 / 140
冬者岁之余 / 142
楚人汲黯 / 145

目
录



第四辑 生活的鸽哨

004

- 无以为师 / 153
- 为儿子编的故事 / 155
- 爸爸难当 / 157
- 家常菜 / 159
- 接电话 / 161
- 共同的风景 / 163
- 虚拟的情书 / 165
- 无法随意 / 167
- 遭遇小姐 / 169
- 撞车的故事 / 171
- 喜欢穿布鞋 / 176
- 幸福生活的一种 / 179
- 日子的痕迹 / 182
- 夜色温柔 / 184
- 在地图上行走 / 186
- 纸上悟佛 / 188
- 感悟时间 / 191
- 对一只西瓜虫的观察 / 193
- 闲话蚊子 / 196
- 读书秘诀 / 198

绿野柳笛

如果我们不约束
自己的躁动，最后站在
大地上的将不是无所
不能的人类，而是宁静
致远的树。



从溪滩上捡来的一块石头

在车上闲着无事，我不停地抚摩着手中那块石头。这动作是下意识的；这感觉就像抚摩爱人光洁的手背，而石头也仿佛在微微蠕动，反过来轻轻摩挲着我的手掌。这一刻，手掌与石头，或者说我与石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车窗外，路边的树木快速地后退着，就像掠过的风。这意味着我手中的这块石头离它原来呆的地方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借用人类常用的一句话，这就是“离别”！但在我的手中仅仅是一块石头，它清凉而安闲，它会有离别的痛楚吗？

也许这是一种缘分，我千里迢迢从远方而来，就带走了这么一块石头。这里有巍峨的青山有清澈的泉水，有葱茏的草木有缥缈的云雾，而我只带走了这么一块石头。但是，除了手中这块小小的石头，我还能带走什么呢？嫩黄上的露珠一碰就碎，鲜艳的花朵一折下就枯萎；青山太重，云雾太浮……

这块石头是我在溪滩上捡来的。这是一条充满活力的山溪，溪流很宽，水势磅礴，它擦着山崖猛地拐了一个弯，于是在山崖的对面留下了一个扇形的溪滩。陡险与舒缓，紧张与从容，就这样被和谐地统一起来。

当时，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站在溪滩上一任雨水濡湿我鸟窝般的乱发。对面崖壁上是浓得化不开的绿色，所有静谧的树以它们的枝叶能够遮盖岩体的茂密来展示生命的顽强；眼前的溪流轰然奔腾着，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激越；只有溪滩上大大小小的石头似乎有点落寞，它们静默得让人揪心。雨水从脸颊上



湿漉漉地顺下来，使我体验到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有一种潮湿的感觉。这些溪滩上的石头曾经是山岩的一部分，它们曾经也峻峭，也伟岸，但岁月的风分解了它们，时光的水融化了它们，它们被一路冲刷，历尽坎坷。这里是不是它们最后的归宿呢？一些看上去很庞大的石头，一半浸泡在溪流中，在激越的水流中纹丝不动。但我分明已经看透它在坚毅的外表掩饰下所蕴涵的沧桑泪痕——一场山洪，它会被瞬间冲得无影无踪。这块庞大的石头，必将是很多年以后在很遥远的另一个溪滩上静静地躺着的一块拳头般大小的卵石。

我的脚底下就有一块很别致的卵石，但说它是卵石可能并不确切，因为它的形状并不浑圆，它的外形看起来更像是一颗心脏，它那粗粗细细的纹路仿佛能使人想象到它曾经的血脉贲张，血液在这里丝丝入扣地回旋，然后激越地流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对石头的形状作出某种联想是后来的事——我坐在电脑前，手中夹着一支香烟，烟雾袅袅地上升，仿佛在空中写了无数个草体的“了”字，于是我的内心充满了悲悯情怀——当时，在溪滩上，令我眼睛一亮的是石头的色泽。这块石头的颜色半边黑半边白，黑色的部分并没有因颜色的深重而显得黯然、颓废和悲怆，它以一种沉着的姿态散发出一种幽幽的光亮，这容易让人想起智者敏锐而又深邃的目光；白色部分的光泽既明亮而又柔和，呈现的是一种冰清玉洁般的内敛的典雅。在这块石头上，黑与白是契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呀，它那完美、圆润、和谐的结合，就像是人间经典的爱情那样默契，浑然一体。

这石头应该有几百万年甚至几千万年的历史了吧？如果说上古时代地壳运动中把两种不同矿质成分的岩浆融合在一起纯粹是一种偶然的话，那么在今天由两种不同岩体契合而成的石头经过旷日持久的分化，经过不知多长路途的坎坷辗转，依然没有分崩离析，这是何等的造化？这俨然是爱情的标本！

现在想来，或许它真的是一颗心脏的化石，躯体腐烂了，心脏裸露了，但永恒着——这是一颗有着执著信念的心脏，历尽劫波依旧坚毅。灵魂不散，心就不碎！

在离开溪滩的车上，我不停地抚摩着手中那块石头。这动作是下意识的；这感觉就像抚摩爱人光洁的手背，而石头也仿佛在微微蠕动，反过来轻轻摩挲着我的手掌。这一刻，手掌与石头，或者说我和石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这块石头终于在我的旅程结束的时候，随我来到了宁波。

很长时间过去了，因为忙碌——也就是忙且碌碌无为着，我无暇顾及置于案头的这块石头。紧张的谋生日子让人们容易忽略许多美好的事物以及曾经有过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实在是令人痛心和愧疚的。

当我有一天能够静下心来细细端详这块从溪滩上捡来的石头的时候，我呆住了——这仅仅是一块灰不溜秋的石头而已，原来锃亮的黑色已经黯然无光了，显得灰蒙蒙糊糟糟的，就像是布满阴霾的天空；而白色部分也没有了原来散发着柔和光芒的典雅，成为一种失去生命依托的苍白。我轻轻地抚摩着它，我感觉到了石头表面质感的粗粝，许多细微的褶皱犹如钝了的旧刀片让手掌心感到扎满了许多细细的毛刺。这就是我从千里之外的溪滩上兴致勃勃地捡来的石头吗？这就是让我在旅途中感到温润、慰藉因而消除了寂寞和孤独的那块石头吗？也许，这是它对我的一种报复。

一块石头，短短的时日，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会给我截然不同、天壤之别的感觉？我痛心、我痛苦，我迷惑、我迷茫……然而，我很快知道了原因：石头因为失去水分而干涸了，失去溪水浸润的石头就像是失去生命体液滋润的花朵，它同样会枯萎的。溪水给了它生命的张力和活力，溪水给了它鲜亮的光泽和温润浑圆的质感。

我知道，我可以把这块石头浸泡在盆子里，让它在水分的滋



润中恢复当初的生机和令人浮想联翩的诗意。但是,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我在想,这石头也像是一种植物,有它生存的特定土壤?或者如人,有他熟稔而依恋的环境?

我在忏悔,当我喜欢上它的时候,我是否在内心里问过它:你愿意跟我走吗?也许,它的干涸是一种失去故土的焦虑。或许,它以我无法破译的语言在说:你可以得到我的身躯而无法得到我的灵气,这灵气属于大山属于溪滩属于不断流经的溪水,唯独不属于手掌,一个自以为喜欢它而傲慢地占有了它的那个人的手掌。

那一刻,我大惊失色,我多么想能把石头放回原处呀!可惜,已经放不回去了。我喃喃自语地说,放不回去了。谁能再给它灵动的感觉?谁能再给它一个充满溪水淙淙的回忆?给它一个扇形的溪滩,去面对绿水青山?

在溪滩上,这是一块多么漂亮的石头呀!要是早知道石头也会凋谢、枯萎,我就不会如此贪婪了。我想,我不带走这块石头,我会在梦里无数次地梦见它吗?我会因为放不下的牵挂,再次千里迢迢地去看它吗?当我去看它的时候,它还会静谧地呆在原来的地方,等着我的到来吗?

许多美好的东西都只能远远地欣赏,我们只能拥有而无法占有;当我们占有的时候往往是失去它的时候。

这块石头现在看起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在宁波的山里随便弯一下腰就能捡到这样一块石头。是我毁了这块石头,而这块石头也毁了我。

那一夜,我做梦了。月光从窗帘的缝隙中漏进来,像闪着寒光的刀刃,把屋里凝重的夜色切成了两块。感觉有夜色被如水的月光稀释了,然后沿着窗帘的缝隙向外汨汨地流去。我的心被漂起来了,仿佛也随着流失的夜色向外浮去,却被卡在缝隙里……当心的跳动跃然于身体之外的时候,我猛地睁开眼睛,发现眼前满是飞舞着的鹅卵石一般大小的星星。

与草有关的随想

不知为什么，我对青草始终怀有一种好感。每当我看到葱茏的绿色，心里就觉得很舒展，很舒适，仿佛身心与柔软的草茎一样，充满了蓬勃的张力。

草属于比较容易生长的植物，用贬义的说法，是“贱”，“贱”得可以“从石岩缝道里爆出来”；用褒义的说法，是“顽强”，顽强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与灌木、乔木构成了植物群落完整的景观，作为生态环境的一种标志，如果连草也无法生长，那个地方肯定是不毛之地。草的种类很多，从植物学上来说，它是草本植物的总称，因此许多有名的花卉，其实就是草，譬如菊花、兰花、水仙等等，而荷花则是一种多年生的水草。因为草的生长实在是太普遍了（除了寸草不长的沙漠戈壁），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在关心草的生存境况。当年山林里老虎很多，杨子荣为了完成侦察任务，须先打虎而后才能上山，现在东北虎已经成了濒临灭绝的保护动物。但愿草不会遭此厄运。

尽管草的生长很普遍，但城市里基本上已经没有自然意义上的草地，有的只是草坪。草坪是人工养护的草地，它看上去很精致，但也很脆弱，犹如景德镇的瓷器。它基本上属于一种摆设，当然也有些许吸附尘埃、降低噪音的功能。草坪与人已经相当隔膜了，许多公园的草坪四周都有请游客脚下留情的告示。城市里的草就像在家庭里被溺爱的独生子女，变得弱不禁风了。这样说也许有些冤枉，因为之所以要人们爱护草坪像爱护自己的眼睛，或许只是因为城市里草坪数量太少、面积太小，而喜欢踏青的脚太



多、太密集了。其实城市里的草坪并不能与我印象中的草地相媲美。夏日里,或许偶尔能听到草坪中蛐蛐孤单的鸣叫,但绝对无法逮到活蹦乱跳的蚱蜢,也很难看到萤火虫在嫩嫩的草尖上悠扬地掠过。就目前而言,公园和草坪仅仅是城市的一部分,尽管是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一部分,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城市是公园的一部分的环境水平。

已经有人提出了城市建在花园中的设想,这是人类环保意识的一次飞跃。那时候,芳草萋萋的意境并不仅仅属于古诗中的鹦鹉洲了,草坪将不会是一种摆设,而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没有草坪的城市将成为荒芜的城市,不让人们在草坪上自由嬉戏的城市将成为没有文化的城市。那时候,躺在草坪上数星星,将会是一种很好的享受,草的清香浸润着大地,并徐徐地弥漫在整个城市的上空。

也许,我对青草的好感来自于对绿色呼吸的依恋,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太渴望平面的草坪和立体的树林构筑的风景线。缘于此,我希望每个爱好绿色的人,能首先在自己的心田里生长环保意识的嫩芽。